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十八卷 施潤澤灘闕遇友

還帶曾消縱理紋，返金種得桂枝芬。從來陰鷲能回福，舉念須知有鬼神。  
這首詩引著兩個古人陰鷲的故事。

第一句說：「還帶曾消縱理紋。」乃唐朝晉公裴度之事。那裴度未遇時，一貧如洗，功名蹭蹬，就一風鑿，以決行藏。那相士說：「足下功名事，且不必問。更有句話，如不見怪，方敢直言。」裴度道：「小生因在迷途，故求指示，豈敢見怪！」相士道：「足下騰蛇縱理紋入口，數年之間，必致餓死溝渠。」連相錢俱不肯受。裴度是個知命君子，也不在其意。

一日，偶至香山寺閒遊。只見供桌上光華耀目，近前看時，乃是一圍寶帶。裴度檢在手中，想道：「這寺乃冷落所在，如何卻有這條寶帶？」翻閱了一回，又想道：「必有甚貴人，到此禮佛更衣。祇候們不小心，遺失在此，定然轉來尋覓。」乃坐在廊廡下等候。不一時，見一女子走入寺來，慌慌張張，逕望殿上而去。向供桌上看了一看，連聲叫苦，哭倒於地。

裴度走向前問道：「小娘子因何恁般啼泣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妾父被人陷於大辟，無門伸訴。妾日至此懇佛陰祐，近日幸得從輕贖緩。妾家貧無措，遍乞高門，昨得一貴人矜憐，助一寶帶。妾以佛力所致，適攜帶呈於佛前，稽首叩謝。因贖父心急，竟忘收此帶，倉忙而去。行至半路方覺。急急趕來取時，已不知為何人所得。今失去這帶，妾父料無出獄之期矣！」說罷又哭。裴度道：「小娘子不必過哀，是小生收得，故在此相候。」把帶遞還。那女子收淚拜謝：「請問姓字，他日妾父好來叩謝。」裴度道：「小娘子有此冤抑，小生因在貧鄉，不能少助為愧。還人遺物，乃是常事，何足為謝！」不告姓名而去。

過了數日，又遇向日相士，不覺失驚道：「足下曾作何好事來？」裴度答云：「無有。」相士道：「足下今日之相，比先大不相同。陰德紋大見，定當位極人臣，壽登耄耋，富貴不可勝言。」裴度當時猶以為戲語。後來果然出將入相，歷事四朝，封為晉國公，年享上壽。有詩為證：

縱理紋生相可憐，香山還帶竟安然。  
淮西蕩定功英偉，身繫安危三□年。

第二句說是：「返金種得桂枝芬。」乃五代竇禹鈞之事。那竇禹鈞，薊州人氏，官為諫議大夫，年三□而無子。夜夢祖父說道：「汝命中已該絕嗣，壽亦只在明歲。及早行善，或可少延。」禹鈞唯唯。他本來是個長者，得了這夢，愈加好善。

一日薄暮，於延慶寺側，拾得黃金三□兩、白金二百兩。至次日清早，便往寺前守候。少頃，見一後生涕泣而來。禹鈞迎住問之。後生答道：「小人父親身犯重罪，禁於獄中，小人遍懇親知，共借白金二百兩、黃金三□兩。昨將去贖父，因主庫者不在而歸，為親戚家留款，多吃了杯酒，把東西遺失。今無以贖父矣！」竇公見其言已合銀數，乃袖中摸出還之，道：「不消著急，偶爾拾得在此，相候久矣。」這後生接過手，打開看時，分毫不動，叩頭泣謝。竇公扶起，分外又贈銀兩而去。其他善事甚多，不可枚舉。

一夜，復夢祖先說道：「汝合無子無壽。今有還金陰德種種，名掛天曹，特延算三紀，賜五子顯榮。」竇公自此愈積陰功，後果連生五子：長儀，次儼，三侃，四偁，五僖，俱仕末為顯官。竇公壽至八□二，沐浴相別親戚，談笑而卒。安樂老馮道有詩贈之云：

燕山竇□郎，教子有義方。  
靈椿一株老，丹桂五枝芳。

說話的，為何道這兩椿故事？只因亦有一人曾還遺金，後來雖不能如二公這等大富大貴，卻也免了一個大難，享個大大家事。正是：

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一切禍福，自作自受。

說這蘇州府吳江縣離城七□里，有個鄉鎮，地名盛澤，鎮上居民稠廣，土俗淳樸，俱以蠶桑為業。男女勤謹，絡緯機杼之聲，通宵徹夜。那市上兩岸綢絲牙行，約有千百餘家，遠近村坊織成網疋，俱到此上市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，蜂攢蟻集，挨擠不開，路途無佇足之隙；乃出產錦繡之鄉，積聚綾羅之地。江南養蠶所在甚多，惟此鎮處最盛。有幾句口號為證：

東風二月暖洋洋，江南處處蠶桑忙。蠶欲溫和桑欲乾，明如良玉發奇光。綠成萬縷千絲長，大筐小筐隨絡床。美人抽繹沾唾香，一經一緯機杼張。咿咿軋軋諧宮商，花開錦簇成疋量。莫憂八口無餐糧，朝來鎮上添遠商。

且說嘉靖年間，這盛澤鎮上有一人，姓施名復，渾家喻氏，夫妻兩口，別無男女。家中開張網機，每年養幾筐蠶兒，妻絡夫織，甚好過活。這鎮上都是溫飽之家，織下網疋，必積至□來疋，最少也有五六疋，方才上市。那大戶人家積得多的便不上市，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門來買。施復是個小戶兒，本錢少，織得三四疋，便去上市出脫。

一日，已積了四疋，逐疋把來方方折好，將個布袱兒包裹，一逕來到市中。只見人煙輳集，語話喧闐，甚是熱鬧。施復到個相熟行家來賣，見門首擁著許多賣網的，屋裡坐下三四個客商。主人家站在櫃身裡，展看網疋，估喝價錢。施復分開眾人，把網遞與主人家。主人家接來，解開包袱，逐疋翻看一過，將秤准了一准，喝定價錢，遞與一個客人道：「這施一官是忠厚人，不耐煩的，把些好銀子與他。」那客人真個只揀細絲稱准，付與施復。施復自己也摸出等子來准一准，還覺輕些，又爭添上一二分，也就罷了。討張紙包好銀子，放在兜肚裡，收了等子包袱，向主人家拱一拱手，叫聲有勞，轉身就走。

行不上半箭之地，一眼覷見一家街沿之下，一個小小青布包兒。施復趨步向前，拾起袖過，走到一個空處，打開看時，卻是兩錠銀子，又有三四件小塊，兼著一文太平錢兒。把手顛一顛，約有六兩多重。心中歡喜道：「今日好造化！拾得這些銀子，正好將去湊做本錢。」連忙包好，也揣在兜肚裡，望家中而回。一頭走，一頭想：「如今家中見開這張機，盡夠日用了。有了這銀子，再添上一張機，一月出得多少綢，有許多利息。這項銀子，譬如沒得，再不要動他。積上一年，共該若干，到來年再添上一張，一年又有多少利息。算到□年之外，便有千金之富。那時造甚麼房子，買多少田產。」

正算得熟滑，看看將近家中，忽地轉過念頭，想道：「這銀兩若是富人掉的，譬如牯牛身上拔根毫毛，打甚麼緊，落得將來受用；若是客商的，他拋棄棄子，宿水餐風，辛勤掙來之物，今失落了，好不煩惱！如若有本錢的，他拚這帳生意扯直，也還不在心上；儻然是個小經紀，只有這些本錢，或是與我一般樣苦掙過日，或賣了綢，或脫了絲，這兩錠銀乃是養命之根，不爭失了，就如絕了咽喉之氣，一家良善，沒甚過活，互相埋怨，必致鬻身賣子。儻是個執性的，氣惱不過，骯髒送了性命，也未可知。我雖是拾得的，不□分罪過，但日常動念，使得也不安穩。就是有了這銀子，未必真個便營運發積起來。一向沒這東西，依原將就過了日子。不如原往那所在，等失主來尋，還了他去，倒得安樂。」隨復轉身而去，正是：

多少惡念轉善，多少善念轉惡。  
勸君諸善奉行，但是諸惡莫作。

當下施復來到拾銀之處，靠在行家櫃邊，等了半日，不見失主來尋。他本空心出門的，腹中漸漸飢餓，欲待回家吃了飯再來，猶恐失主一時間來，又不相遇，只得忍著等候。

少頃，只見一個村莊後生，汗流滿面，闖進行家，高聲叫道：「主人家，適來銀子忘記在櫃上，你可曾撿得麼？」主人家道：「你這人好混帳！早上交銀子與了你，這時節卻來問我，你若忘在櫃上時，莫說一包，再有幾包也有人拿去了。」那後生連把腳跌道：「這是我的種田工本，如今沒了，卻怎麼好？」施復問道：「約莫有多少？」那後生道：「起初在這裡賣的絲銀六兩二錢。」

施復道：「把甚麼包的？有多少件數？」那後生道：「兩大錠，又是三四塊小的，一個青布銀包包的。」施復道：「恁樣，不消著急。我拾得在此，相候久矣。」便去兜肚裡摸出來，遞與那人。那人連聲稱謝，接過手，打開看時，分毫不動。

那時往來的人，當做奇事，擁上一堆，都問道：「在哪裡拾的？」施復道：「在這階沿頭拾的。」那後生道：「難得老哥這樣好心，在此等候還人。若落在他人手裡，安肯如此！如今倒是我拾得的了。情願與老哥各分一半。」施復道：「我若要，何不全取了，卻分你這一半？」那後生道：「既這般，送一兩謝儀與老哥買果兒吃。」施復道：「你這人是個呆子！六兩三兩都不要，要你一兩銀子何用！」那後生道：「老哥，銀子又不要，何以相報？」

眾人道：「看這位老兄，是個厚德君子，料必不要你報。不若請到酒肆中吃三杯，見你的意罷了。」那後生道：「說得是。」便來邀施復同去。施復道：「不消得，不消得，我家中有事，莫要擔擱我工夫。」轉身就走。那後生留之不住。眾人道：「你這人好造化！掉了銀子，一文錢不費，便撈到手。」那後生道：「便是，不想世間原有這等好人。」把銀包藏了，向主人說聲打攪，下階而去。眾人亦讚嘆而散。也有說：「施復是個呆子，拾了銀子不會將去受用，卻駱站著等人來還。」也有說：「這人積此陰德，後來必有好處。」

不題眾人。且說施復回到家裡，渾家問道：「為甚麼去了這大半日？」施復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將到家了，因著一件事，覆身轉去，擔擱了這一回。」渾家道：「有甚事擔擱？」施復將還銀之事，說向渾家。渾家道：「這件事也做得好。自古道：『橫財不富命窮人。』儼然命裡沒時，得了他反生災作難，倒未可知。」施復道：「我正為這個緣故，所以還了他去。」當下夫婦二人，不以拾銀為喜，反以還銀為安。衣冠君子中，多有見利忘義的，不意愚夫愚婦倒有這等見識。

從來作事要同心，夫唱妻和種德深。

萬貫錢財如糞土，一分仁義值千金。

自此之後，施復每年養蠶，大有利息，漸漸活動。那育蠶有□體、二光、八宜等法，三稀、五廣之忌。第一要擇蠶種。蠶種好，做成繭小而明厚堅細，可以繅絲。如蠶種不好，但堪為綿繭，不能繅絲，其利便差數倍。第二要時運。有造化的，就蠶種不好，依般做成絲繭；若造化低的，好蠶種，也要變做綿繭。北蠶三眠，南蠶俱是四眠。眠起飼葉，各要及時。又蠶性畏寒怕熱，惟溫和為得候。晝夜之間，分為四時。朝暮類春秋，正晝如夏，深夜如冬，故調護最難。江南有謠云：

做天莫做四月天，蠶要溫和麥要寒。

秧要日時麻要雨，採桑娘子要晴乾。

那施復一來蠶種揀得好，二來有些時運，凡養的蠶，並無一個綿繭，繅下絲來，細圓勻緊，潔淨光瑩，再沒一根粗節不勻的。每筐蠶，又比別家分外多繅出許多絲來。照常織下的綢拿上市去，人看時光彩潤澤，都增價競買，比往常每疋平添錢方銀子。因有這些順溜，幾年間，就增上三四張綢機，家中頗頗饒裕。里中遂慶個號兒叫做施潤澤。卻又生下一個兒子，寄名觀音大士，叫做觀保，年才二歲，生得眉目清秀，到好個孩子。

話休煩絮。那年又值養蠶之時，才過了三眠，合鎮闕了桑葉，施復家也只夠兩日之用，心下慌張，無處去買。大率蠶市時，天色不時陰雨，蠶受了寒濕之氣，又食了冷露之葉，便要僵死，□分之中，就只好存其半。這桑葉就有餘了。那年天氣溫暖，家家無恙，葉遂短闕。

且說施復正沒處買桑葉，□分焦躁，忽見鄰家傳說洞庭山餘下桑葉甚多，合了□來家過湖去買。施復聽見，帶了些銀兩，把被窩打個包兒，也來趁船。這時已是未牌時候，開船搖櫓，離了本鎮。過了平望，來到一個鄉村，地名灘關。這去處在太湖之傍，離盛澤有四□里之遠。天已傍晚，過湖不及，遂移舟進一小港泊住，穩纜停橈，打點收拾晚食，卻忘帶了打火刀石。眾人道：「那個上涯去取討個火種便好？」施復卻如神差鬼使一般，便答應道：「待我去。」取了一把麻骨，跳上岸來。見家家都閉著門兒。你道為何天色未晚，人家就閉了門？那養蠶人家，最忌生人來衝。從蠶出至成繭之時，約有四□來日，家家緊閉門戶，無人往來。任你天大事情，也不敢上門。

當下施復走過幾家，初時甚以為怪，道：「這些人家，想是怕鬼拖了人去，日色還在天上，便都閉了門。」忽地想起道：

「呸！自己是老看蠶，倒忘記了這取火乃養蠶家最忌的。卻兜攬這帳！如今哪裡去討？」欲待轉來，又想道：「方才不應承來，倒也罷了，若空身回轉，教別個來取得時，反是老大沒趣；或者有家兒不養蠶的也未可知。」依舊又走向前去。

只見一家門兒半開半掩，他也不管三七廿一，做兩步跨到檐下，卻又不敢進去。站在門外，舒頸望著裡邊，叫聲：「有人麼？」裡邊一個女人走出來，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施復滿臉陪著笑道：「大娘子，要相求個火兒。」婦人道：「這時節，別人家是不肯的。只我家沒忌諱。便點個與你也不妨得。」施復道：「如此，多謝了。」即將麻骨遞與，婦人接過手，進去點出火來。

施復接了，謝聲打攪，回身便走。走不上兩家門面，背後有人叫道：「那取火的轉來，掉落東西了。」施復聽得，想道：「卻不知掉了甚的？」又覆走轉去。婦人道：「你一個兜肚落在此了。」遞與施復。施復謝道：「難得大娘子這等善心。」

婦人道：「何足為謝！向年我丈夫在盛澤賣絲，落掉六兩多銀子，遇著個好人拾得，住在那裡等候。我丈夫尋去，原封不動，把來還了，連酒也不要吃一滴兒。這樣人方是真正善心人！」施復見說，卻與他昔年還銀之事相合，甚是駭異，問道：「這事有幾年了？」婦人把指頭扳算道：「已有六年了。」施復道：「不瞞大娘子說，我也是盛澤人，六年前也曾拾過一個實絲官人六兩多銀子，等候失主來尋，還了去。他要請我，也不要吃他的。但不知可就是大娘子的丈夫？」婦人道：「有這等事！待我教丈夫出來，認一認可是？」施復恐眾人性急，意欲不要，不想手中麻骨火將及點完，乃道：「大娘子，相認的事甚緩，求得個黃同紙去引火時，一發感謝不盡。」

婦人也不回言，逕往裡邊去了。頃刻間，同一個後生跑出來。彼此睜眼一認，雖然隔了六年，面貌依然。正是昔年還銀義士。正是：

一葉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

當下那後生躬身作揖道：「常想老哥，無從叩拜，不想今日天賜下顧。」施復還禮不迭。二人作過揖，那婦人也來見個禮。後生道：「向年承老哥厚情，只因一時倉忙，忘記問得尊姓大號住處。後來幾遍到貴鎮賣絲，問主人家，卻又不相認。四面尋訪數次，再不能遇見，不期倒在敝鄉相會。請裡面坐。」

施復道：「多承盛情垂念，但有幾個朋友，在舟中等候火去作晚食，不消坐罷。」後生道：「何不一發請來？」施復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後生道：「既如此，送了火去來坐罷。」便教渾家取個火來，婦人即忙進去。後生問道：「老哥尊姓大號？今到哪裡去？」施復道：「小子姓施名復，號潤澤。今因缺了桑葉，要往洞庭山去買。」後生道：「若要桑葉，我家儘有，老哥今晚住在寒舍，讓眾人自去。明日把船送到宅上，可好麼？」施復見說他家有葉，好不歡喜，乃道：「若宅上有時，便省了小子過湖，待我回覆眾人自去。」婦人將出火來，後生接了，說：「我與老哥同去。」又吩咐渾家，快收拾夜飯。

當下二人拿了火來至船邊，把火遞上船去。眾人一個個眼都望穿，將施復埋怨道：「討個火甚麼難事！卻去這許多時？」施復道：「不要說起，這裡也都看蠶，沒處去討。落後相遇著這位相熟朋友，說了幾句話，故此遲了，莫要見怪！」又道：「這朋友偶有葉餘在家中，我已買下，不得相陪列位過湖了。包袱在艙中，相煩拿來與我。」眾人檢出付與。那後生便來接道：「待我拿罷！」施復叫道：「列位，暫時拋撇，歸家相會。」別了眾人，隨那後生轉來，乃問道：「適來忙促，不曾問得老哥貴姓大號。」答道：「小子姓朱名恩，表字子義。」施復道：「今年貴庚多少？」答道：「二□八歲。」施復道：「恁樣，小子叨長老哥八年！」又問：「令尊令堂同居麼？」朱恩道：「先父棄世多年，止有老母在堂，今年六□八歲了，吃一口長素。」

二人一頭說，不覺已至門首。朱恩推開門，請施復屋裡坐下。那桌上已點得燈燭。朱恩放下包裹道：「大嫂快把茶來。」聲猶

未了，渾家已把出兩杯茶，就門簾內遞與朱恩。朱恩接過來，遞一杯與施復，自己拿一杯相陪，又問道：「大嫂，雞可曾宰麼？」渾家道：「專等你來相幫。」朱恩聽了，連忙把茶放下，跳起身要去捉雞。原來這雞就罩在堂屋中左邊。施復即上前扯住道：「既承相愛，即小菜飯兒也是老哥的盛情，何必殺生！況且此時雞已上宿，不爭我來又害他性命，於心何忍！」朱恩曉得他是個質直之人，遂依他說，仍復坐下道：「既如此說，明日宰來相請。」叫渾家道：「不要宰雞了。隨分有現成東西，快將來吃罷，莫餓壞了客人。酒燙熱些。」

施復道：「正是忙日子，卻來蒿惱。幸喜老哥家沒忌諱還好。」朱恩道：「不瞞你說，舊時敝鄉這一帶，第一忌諱是我家，如今只有我家無忌諱。」施復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

朱恩道：「自從那年老哥還銀之後，我就悟了這道理。凡事是有個定數，斷不由人，故此絕不忌諱，依原年年分利息。乃知人家都是自己見神見鬼，全不在忌諱上來。妖由人興，信有之也。」施復道：「老哥是明理之人，說得極是。」朱恩又道：「又有一節奇事，常年我家養蠶，自己園上葉吃不來，還要買些。今年看了五筐，這園上桑又不曾增一棵兩棵，如今夠了自家，尚餘許多，卻又好濟了老哥之用。這桑葉卻像為老哥而生，可不是個定數？」施復道：「老哥高見，甚是有理。就如你我相會，也是個定數。向日你因失銀與我識面，今日我亦因失物，尊嫂見還。方才言及前情，又得相會。」朱恩道：「看起來，我與老哥乃前生結下緣分，才得如此。意欲結為兄弟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施復道：「小子別無兄弟，若不相棄，可知好哩。」當下二人就堂中八拜為交，認為兄弟。施復又請朱恩母親出來拜見了。朱恩重復喚渾家出來，見了結義伯伯。一家都歡歡喜喜。

不一時，將出酒餚，無非魚肉之類。二人對酌。朱恩問道：「大哥有幾位令郎？」施復答道：「只有一個，剛才二歲，不知賢弟有幾個？」朱恩道：「止有一個女兒，也才二歲。」便教渾家抱出來，與施復觀看。朱恩又道：「大哥，我與你兄弟之間，再結個兒女親家何如？」施復道：「如此最好，但恐家寒學墜不起。」朱恩道：「大哥何出此言！」兩下聯了姻事，愈加親熱。杯來盞去，直飲至更餘方止。

朱恩尋扇板門，把凳子兩頭擱著，支個鋪兒在堂中右邊，將薦席鋪上。施復打開包裹，取出被來丹好。朱恩叫聲安置，將中門閉上，向裡面去了。施復吹息燈火，上鋪臥下，翻來覆去，再睡不著。只聽得雞在籠中不住吱吱喳喳，想道：「這雞為甚麼只管咕咕？」

約莫一個更次，眾雞忽然亂叫起來，卻像被甚麼咬住一般。施復只道是黃鼠狼來偷雞，霍地立起身，將衣服披著急來看這雞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才下鋪，走不上三四步，只聽得一時響亮，如山崩地裂，不知甚麼東西打在鋪上，把施復嚇得半步也走不動。

且說朱恩同母親渾家正在那裡飼蠶，聽得雞叫，也認做黃鼠狼來偷，急點火出來看。才動步，忽聽見這一響，驚得跌足叫苦道：「不好了！是我害了哥哥性命也！怎麼處？」飛奔出來。母妻也驚駭，道：「壞了！壞了！」接腳追隨。

朱恩開了中門，才跨出腳，就見施復站在中間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哥哥，險些兒嚇殺我也！虧你如何走得起身，脫了這禍？」施復道：「若不是雞叫得慌，起身來看，此時已為齏粉矣。不知是甚麼東西打將下來？」朱恩道：「乃是一根車軸擱在上邊，不知怎地卻掉下來？」將火照時，那扇門打得粉碎，凳子都跌倒了。車軸滾在壁邊，有巴斗粗大。施復看了，伸出舌頭縮不上去。

此時朱恩母妻見施復無恙，已自進去了。那雞也寂然無聲。朱恩道：「哥哥起初不要殺雞，誰想就虧他救了性命。」二人遂立誓戒了殺生。有詩為證：

昔聞楊寶酬恩雀，今見施君報德雞。

物性有知皆似此，人情好殺復何為？

當下朱恩點上燈燭，捲起鋪蓋，取出稻草，就地上打個鋪兒與施復睡了。到次早起身，外邊卻已下雨。吃過早飯，施復便要回家。朱恩道：「難得大哥到此！須住一日，明早送回。」施復道：「你我正在忙時，總然留這一日，各不安穩，不如早些得我回去，等在閑時，大家寬心相敘幾日。」朱恩道：「不妨得！譬如今日到洞庭山去了，住在這裡話一日兒。」朱恩母親也出來苦留，施復只得住下。

到巳牌時分，忽然作起大風，揚沙拔木，非常利害。接著風就是一陣大雨。朱恩道：「大哥，天遣你遇著了我，不去得還好。他們過湖的，有些擔險哩。」施復道：「便是。不想起這等大風，真個好怕人子！」那風直吹至晚方息。雨也止了。

施復又住了一宿，次日起身時，朱恩桑葉已採得完備。他家自有船隻，都裝好了。吃了飯，打點起身。施復意欲還他葉錢，料道不肯要的，乃道：「賢弟，想你必不受我葉錢，我倒不虛文了。但你家中脫不得身，送我去便擔擱兩日工夫，若有人願一個搖去，卻不兩便？」朱恩道：「正要認著大哥家中，下次好來往，如何不要我去？家中也不消得我。」施復見他執意要去，不好阻擋，遂作別朱恩母妻，下了船。朱恩把船搖動，剛過午，就到了盛澤。

施復把船泊住，兩人搬桑葉上岸。那些鄰家也因昨日這風，卻擔著愁擔子，俱在門首等候消息，見施復到時，齊道：「好了，回來也！」急走來問道：「他們哪裡去了不見？共買得幾多葉？」施復答道：「我在灘關遇著親戚家，有些餘葉送我，不曾同眾人過湖。」眾人俱道：「好造化，不知過湖的怎樣光景哩？」施復道：「料然沒事。」眾人道：「只願如此便好。」

施復就央幾個相熟的，將葉幫幫搬到家裡，謝聲有勞，眾人自去。渾家接著，道：「我正在這裡憂你，昨日恁樣大風，不知如何過了湖？」施復道：「且過來見了朱叔叔，慢慢與你細說。」朱恩上前深深作揖，喻氏還了禮。施復道：「賢弟請坐，大娘快取茶來，引孩子來見丈人。」

喻氏從不曾見過朱恩，聽見叫他是賢弟，又稱他是孩子丈人，心中惑突，正不知是兀誰，忙忙點出兩杯茶，引出小廝來。施復接過茶，遞與朱恩，自己且不吃茶，便抱小廝過來，與朱恩看。朱恩見生得清秀，甚是歡喜，放下茶，接過來抱在手中。這小廝卻如相熟的一般，笑嘻嘻全不怕生。施復向渾家說道：「這朱叔叔便是向年失銀子的，他家住灘關。」喻氏道：「原來就是向年失銀的。如何卻得相遇？」施復乃將前晚討火落了兜肚，因而言及，方才相會留住在家，結為兄弟。又與兒女聯姻，並不要宰雞，虧雞警報，得免車軸之難。所以不曾過湖，今日將葉送回。前後事細細說了一遍。喻氏又驚又喜，感激不盡，即忙收拾酒餚款待。

正吃酒間，忽聞得鄰家一片哭聲。施復心中怪異，走出來問時，卻是昨日過湖買葉的翻了船，□來個人都淹死了，只有一個人得了一塊船板，浮起不死，虧漁船上救了回來報信。

施復聞得，吃這驚不小，進來說向朱恩與渾家聽了，合掌向天稱謝，又道：「若非賢弟相留，我此時亦在劫中矣。」朱恩道：「此皆大哥平昔好善之報，與我何干！」施復留朱恩住了一宿。到次早，朝膳已畢，施復道：「本該留賢弟閒玩幾日，便是曉得你家中事忙，不敢擔誤在此。過了蠶事，然後來相請。」朱恩道：「這裡原是不時往來的，何必必要請。」施復又買兩盒禮物相送。朱恩卻也不辭，別了喻氏，解纜開船。施復送出鎮上，方才分手。正是：

只為還金恩義重，今朝難捨弟兄情。

且說施復是年蠶絲利息比別年更多幾倍，欲要又添張機兒，怎奈家中窄隘，擺不下機床。大凡人時運到來，自然諸事遇巧。施復剛愁無處安放機床，恰好間壁鄰家住著兩間小房，連年因蠶桑失利，嫌道住居風水不好，急切要把來出脫，正湊了施復之便。那鄰家起初沒售主時，情願減價與人。及至施復肯與成交，卻又道方員無真假，比原價反要增厚，故意作難刁蹬，直徵個心滿意足，方才移去。那房子還拆得如馬坊一般。

施復一面喚匠人修理，一而擇吉鋪設機床，自己將把鋤頭去墾機坑。約摸鋤了一尺多深，忽鋤出一塊大方磚來，揭起磚時，下面圓圓一個罈口，滿滿都是爛米。施復說道：「可惜這一罈米，如何卻埋在地下？」又想到：「上邊雖然爛了，中間或者還好。」丟了鋤頭，把手去捧那爛米，還不上一寸，便露出一搭雪白的東西來。舉目看時，不是別件，卻是腰間細兩頭趨，湊心的細絲錠兒。施復欲待運動，恐怕被匠人們撞見，沸揚開去，急忙原把土泥掩好，報知渾家。直至晚上，匠人去後，方才搬運起來，約有千

金之數。夫妻們好不歡喜！

施復因免了兩次大難，又得了這注財鄉，愈加好善。凡力量做得的好事，便竭力為之；做不得的，他也不敢勉強，因此里中隨有長者之名。夫妻依舊省吃儉用，晝夜營運。不上□年，就長有數千金家事。又買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，開起三四□張網機，又討幾房家人小廝，把個家業收拾得□分完美。兒子觀保，請個先生在家，教他讀書，取名德胤，行聘禮定了朱恩女兒為媳。俗語說得好：六親合一運。那朱恩家事也頗頗長起。二人不時往來，情分勝如嫡親。

話休煩絮。且說施復新居房子，別屋都好，惟有廳堂攤塌壞了，看看要倒，只得興工改造。他本寒微出身，辛辛苦作家慣了，不做財主身分，日逐也隨著做工的搬瓦弄磚，拿水提泥。眾人不曉得他是勤儉，都認做借意監工，沒一個敢怠惰偷力。工作半月有餘，擇了吉日良機，立柱上樑。

眾匠人都吃利市酒去了，止存施復一人，兩邊檢點，柱腳若不準的，便把來墊穩。看到左邊中間柱腳歪斜，把磚去墊。偏有這等作怪的事，左墊也不平，右墊又不穩，索性拆開來看，卻原來下面有塊三角沙石，尖頭正向著上邊，所以墊不平。乃道：「這些匠工精烏帳！這塊石怎麼不去了，留在下邊？」便將手去一攀，這石隨手而起。

拿開石看時，倒吃一驚！下面雪白的一大堆銀子，其錠大小不一；上面有幾個一樣大的，腰間都束著紅絨，其色甚是鮮明。又喜又怪。喜的是得這一大注財物，怪的是這幾錠紅絨束的銀子，他不知藏下幾多年了，顏色還這般鮮明。當下不管好歹，將衣服做個兜兒，抓上許多，原把那塊石蓋好，飛奔進房，向床上倒下。

喻氏看見，連忙來問：「是哪裡來的？」施復無暇答應，見兒子也在房中，即叫道：「觀保快同我來！」口中便說，腳下亂跑。喻氏即解其意。父子二人來至外邊，教兒子看守，自己勻幾次搬完。這些匠人酒還吃未完哩。

施復搬完了，方與渾家說知其故。夫妻三人好不喜！把房門閉上，將銀收藏，約有二千餘金。紅絨束的，止有八錠，每錠准准三兩。收拾已完，施復要拜天地，換了巾帽長衣，開門出來。那些匠人，手忙腳亂，打點安柱上樑。見柱腳倒亂，乃道：「這是誰個弄壞了？又要費一番手腳。」施復道：「你們墊得不好，須還要重整一整。」工人知是家長所為，誰敢再言。流水自去收拾，那曉其中奧妙。

施復仰天看了一看，乃道：「此時正是卯時了，快些豎起來。」眾匠人聞言，七手八腳。一會兒便安下柱子，擡樑上去。裡邊托出一大盤拋樑饅首，分散眾人。鄰里們都將著果酒來與施復把盞慶賀。施復因掘了藏，愈加快活，分外興頭，就吃得個半醺。正是：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月到中秋分外明。

施復送客去後，將巾帽長衣脫下，依原隨身短衣，相幫眾人。到巳牌時分，偶然走至外邊，忽見一個老兒龐眉白髮，年約六□已外，來到門首，相了一回，乃問道：「這裡可是施家麼？」施復道：「正是，你要尋哪個？」老兒道：「要尋你們家長，問句話兒。」施復道：「小子就是。老翁有甚話說？請裡面坐了。」那老兒聽見就是家主，把他上下只管瞧看，又道：「你真個是麼？」施復笑道：「我不過是平常人，那個肯假！」老兒舉一舉手，道：「老漢不為禮了，乞借一步話說。」拉到半邊，問道：「宅上可是今日卯時上樑安柱麼？」施復道：「正是。」老兒又道：「官人可曾在左邊中間柱下得些財采？」

施復見問及這事，心下大驚，想道：「他卻如何曉得？莫不是個仙人！」因道著心事，不敢隱瞞，答道：「果然有些。」老兒又道：「內中可有八個紅絨束的錠麼？」施復一發駭異，乃道：「有是有的，老翁何由知得這般詳細？」老兒道：「這八錠銀子，乃是老漢的，所以知得。」施復道：「既是老翁的，如何卻在我家柱下？」

那老兒道：「有個緣故。老漢叫做薄有壽，就住在黃江南鎮上，止有老荆兩口，別無子女。門首開個糕餅饅頭等物點心舖子，日常用度有餘，積至三兩，便傾成一個錠兒。老荆孩子氣，把紅絨束在中間，無非尊重之意。因牆卑室淺，恐露人眼目，縫在一個暖枕之內，自謂萬無一失。積了這幾年，共得八錠，以為老夫妻身後之用，儘有餘了。不想今早五鼓時分，老漢夢見枕邊走出八個白衣小廝，腰間俱束紅縑，在床前商議道：『今日卯時，盛澤施家豎柱安樑，親族中應去的，都已到齊了。我們也該去矣。』有一個問道：『他們都在那一個所在？』一個道：『在左邊中間柱下。』說罷，往外便走。有一個道：『我們住在這裡一向，如不別而行，覺道忒薄情了。』遂俱復轉身向老漢道：『久承照管，如今卻要拋撇，幸勿見怪！』那時老漢夢中，不認得那八個小廝是誰，也不曉得是何處來的，問他道：『八位小官人是幾時來的？如何都不相認？』小廝答道：『我們自到你家，與你只會得一面，你就把我們撇在腦後，故此我們便認得你，你卻不認得我。』又指腰間紅縑道：『這還是初會這次，承你送的，你記得了麼？』老漢一時想不著幾時與他的，心中止掛欠無子，見其清秀，欲要他做個乾兒，又對他道：『既承你們到此，何不住在這裡，父子相看，幫我做個人家？怎麼又要往別處去？』八個小廝笑道：『你要我們做兒子，不過要送終之意。但我們該旺處去的。你這老官兒消受不起。』道罷，一齊往外而去。老漢此時覺道睡在床上，不知怎地身子已到門首，再三留之，頭也不回，惟聞得說道：『天色晏了，快走罷。』一齊亂跑。老漢追將上去，被草根絆了一交，驚醒轉來，與老荆說知，因疑惑這八錠銀子作怪。到早上拆開枕看時，都已去了。欲要試驗此夢，故特來相訪，不想果然。」

施復聽罷，大驚道：「有這樣奇事！老翁不必煩惱，同我到裡面來坐。」薄老道：「這事已驗，不必坐了。」施復道：「你老人家許多路來，料必也餓了，現成點心吃些去也好。」這薄老兒見留他吃點心，倒也不辭，便隨進來。只見新豎起三間堂屋，高大寬敞，木材巨壯，眾匠人一個個乒乒乓乓，耳邊惟聞斧鑿之聲，比平常愈加用力。你道為何這般勤謹？大凡新豎屋那日，定有個稿筵筵席，利市賞錢。這些匠人打點吃酒要錢，見家主進來，故便假殷勤討好。

薄老兒看著如此熱鬧，心下嘆嘆道：「怪道這東西欺我消受他不起，要望旺處去，原來他家恁般興頭！咦，這銀子卻也勢利得狠哩！」不一時，來至一小客座中，施復請他坐下，急到裡邊向渾家說知其事。喻氏亦甚怪異，乃對施復道：「這銀子既是他送終之物，何不把來送還，做個人情也好。」施復道：「正有此念，故來與你商量。」

喻氏取出那八錠銀子，把塊布包好。施復袖了，吩咐討些酒食與他吃，復到客座中摸出包來，道：「你看，可是那八錠麼？」薄老兒接過打開一看，分毫不差，乃道：「正是這八個怪物！」那老兒把來左翻右相，看了一回，對著銀子說道：「我想你縫在枕中，如何便會出來？黃江涇到此有□里之遠，人也怕走，還要趁個船兒，你又沒有腳，怎地一回兒就到了這裡？」口中便說，心下又轉著苦掙之難，失去之易，不覺眼中落下兩點淚來。

施復道：「老翁不必心傷！小子情願送還，贈你老人家百年之用。」薄老道：「承官人厚情。但老漢無福享用，所以走了。今若拿去，少不得又要走的，何苦討恁般煩惱吃！」施復道：「如今乃我送你的，料然無妨。」薄老只把手來搖道：「不要，不要！老漢也是個知命的，勉強來，一定不妙。」施復因他堅執不要，又到裡邊與渾家商議。喻氏道：「他雖不要，只我們心上過意不去。」又道：「他或者消受這□錠不起，一二錠量也不打緊。」施復道：「他執意一錠也不肯要。」喻氏道：「我有個道理在此。把兩錠裹在饅頭裡，少頃送與他作點心，到家看見，自然罷了，難道又送來不成？」施復道：「此見甚妙。」

喻氏先支持酒餚出去。薄老坐了客位，施復對面相陪。薄老道：「沒事打攪官人，不當人子！」施復道：「現成菜酒，何足掛齒！」當下三杯兩盞，吃了一回。薄老兒不□分會飲，不覺半醉。施復討飯與他吃飯，將要起身作謝，家人托出兩個饅頭。施復道：「兩個粗點心，帶在路上去吃。」薄老道：「老漢酒醉飯飽，連夜飯也不要吃了，路上如何又吃點心？」施復道：「總不吃，帶回家去便了。」薄老兒道：「不消得，不消得！老漢家中做這項生意的，日逐自有，官人留下賞人罷。」施復把來推在袖裡道：「我這饅頭餡好，比你舖中滋味不同。將回去吃，便曉得。」那老兒見其意殷勤，不好固辭，乃道：「沒甚事到此，又吃又袖，罪過，罪過！」拱拱手道：「多謝了！」往外就走。

施復送出門前，那老兒自言自語道：「來便來了，如今去不知可就有便船？」施復見他醉了，恐怕遺失了這兩個饅頭，乃道：

「老翁，不打緊，我家有船，教人送你回去。」那老兒點頭道：「官人，難得你這樣好心！可知有恁般造化！」施復喚個家人，吩咐道：「你把船送這大伯子回去，務要送至家中，認了住處，下次好去拜訪。」家人應諾。

薄老兒相辭下船，離了鎮上，望黃江涇而去。那老兒因多了幾杯酒，一路上問長問短，口分健談。不一時已到，將船泊住，扶那老兒上岸，送到家中。媽媽接著，便問：「老官兒，可有這事麼？」老兒答道：「千真萬真。」口中便說，卻去袖裡摸出那兩個饅頭，遞與施復家人道：「大官宅上事忙，不留吃茶了，這饅頭轉送你當茶罷。」施家人答道：「我官人特送你老人家的，如何卻把與我？」薄老道：「你官人送我，已領過他的情了。如今送你，乃我之情，你不必固拒。」家人再三推卻不過，只得受了，相別下船，依舊搖回。到自己河下，把船纜好，拿著饅頭上岸。

恰好施復出來，一眼看見，問道：「這饅頭我送薄老官的，你如何拿了回來？」答道：「是他轉送小人當茶，再三推辭不脫，勉強受了他的。」施復暗笑道：「原來這兩錠銀那老兒還沒福受用，卻又轉送別人。」想道：「或者倒是那人造化，也未可知。」乃吩咐道：「這兩個饅頭滋味，比別的不同，莫要又與別人！」答應道：「小人曉得。」

那人來到裡邊尋著老婆，將饅頭遞與，還未開言說是哪裡來的，被伙伴中叫到外邊吃酒去了。原來那人已有兩個兒女，正害著疝膨食積病症。當下婆娘接在手中，想道：「若被小男女看見，偷去吃了，倒是老大利害，不如把去大娘換些別樣點心哄他罷。」即便走來向主母道：「大娘，丈夫適才不知哪裡拿這兩個饅頭，我想小男女正害肚腹病，儻看見偷吃了，這病卻不一發加重！欲要求大娘換甚不傷脾胃的點心哄那兩個男女。」說罷，將饅頭放在桌上。

喻氏不知其細，遂揀幾件付與他去，將饅頭放過。少頃，施復進來，把薄老轉與家人饅頭之事，說向渾家，又道：「誰想倒是他的造化！」喻氏聽了，乃知把來換點心的就是，答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卻也奇異！」便去拿那兩個饅頭，遞與施復道：「你拍這饅頭來看。」

施復不知何意，隨手拍開，只聽得桌上噹的一響，舉目看時，乃是一錠紅絨束的銀子，問道：「饅頭如何你又取了他的？」喻氏將那婆娘來換點心之事說出。夫妻二人，不勝嗟嘆。方知銀子趕人，魔之不去；命裡無時，求之不來。

施復因憐念薄老兒，時常送些錢米與他，倒做了親戚往來。死後，又買塊地兒殯葬。後來施德胤長大，娶朱恩女兒過門，夫妻孝順。施復之富，冠於一鎮。夫婦二人，各壽至八旬外，無疾而終。至今子孫蕃衍，與灘關朱氏世為姻誼云。有詩為證：

六金還取事雖微，感德天心早鑒知。

灘關巧逢恩義報，好人到底得便宜。